



○ 刘醒龙      （连载 6）

先帮您跑腿,然后才是搞研究。”

曾本之嘴里发出连自己也不明白是何意思的两声哼哼。年轻的青铜重器研究者已经退到门口了,曾本之才示意让他转回来。曾本之还是不说话,像望闻切诊的老中医一样,将万乙的手拿到眼前看了一阵。万乙的手十分粗糙,从指尖到手背,没有一丝读书人特有的白嫩,反倒像那群天天在黄鹂路西段的东亭邮局门口等待临时工作机会的乡村中人。

曾本之的目光中露出一丝先前没有的柔情:“往后你可以每个月来我这里聊一次。”

喜出望外的万乙找不到别的话作为表示,张口将心里最想说又没机会说,实在憋得不能再憋的一句话说了出来:“我一定会按时来打扰曾先生。确定来楚学院工作之后,我就想好了第一个研究方向,用失蜡法复制曾侯乙尊盘!”

曾本之不置可否地说:“年轻人都是这样,喜欢挑战难度最大的课题!”

万乙胆大起来:“我好喜欢楚学院!头一天报到,见所有办公室的门上都挂着一个带楚字成语的门牌,那种感觉实在太浪漫了。我一直觉得浪漫古典是楚与秦的最大文化区别。”

曾本之不冷不热地说:“有浪漫就有恶俗。”

万乙说:“不管怎么样,总比要

到历史中去寻找浪漫的地方好!”

曾本之说:“以后每天上班,先将自己的门牌擦干净。”

万乙带着欢天喜地的表情离开后,曾本之在走廊里走了走。

出门左手边挂着“楚才晋用”门牌的办公室是马跃之的,到现在还锁着门。右手边那扇挂着“楚越之急”门牌的办公室是为郑雄保留的。从前郑雄天天在这屋里进出,现在来得少了,无人擦拭的门牌上灰蒙蒙的,像是心脏病人的脸色那样暗淡无光。与“楚越之急”室隔着走廊相对、也是靠北边最后一扇门上挂着“楚馆秦楼”的门牌,实际上是楚学院的会议室。到此就得转身往回走。曾本之总是这样,平时在“楚弓楚得”室做些研究,累了困了便开门出来在走廊里走几个来回,先往南,再往北,从不违规。走过与“楚才晋用”室斜对面、现在安排给万乙使用的“楚乙越兇”室,来到了走廊的最南端,那里有一扇门,挂着的门牌上写的成语是既大器又狂放响当当硬邦邦的“楚壁隋珍”。

与六楼的其他门牌相比,“楚壁隋珍”要洁净亮堂许多,也是擦拭过多的缘故,那木制的门牌上竟然出现了一般古玩古董上才有的包浆。

与“楚才晋用”室相邻的“楚壁隋珍”室,是整个六楼面积最大的一个套间,里面基本上是空着

的,但也没有彻底空置。往年省博物馆展出的一级以上青铜重器,除了实在搬不动的曾侯乙编钟,其他稍小一些的鼎簋等器物,每年都要搬到这间屋子里进行例行检查。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博物馆可以自己做这些事了,为了突显曾本之在青铜重器学界的权威性,唯独保留曾侯乙尊盘等几件小一点的国宝必须送到“楚壁隋珍”室年检的规定。这项特权的保留,这也得益于郑雄出面据理力争,才给楚学院和曾本之保住这点颜面。

郑雄说的话确实很难被驳倒,不用说是省博物馆,就是在整个大中华文化圈,曾侯乙尊盘是迄今为止唯一不可仿制的国宝级青铜重器。在楚学院“楚壁隋珍”室进行年检,可以使曾本之这样的学界泰斗顺便进行零距离观测研究。像曾侯乙尊盘这样天下无双复杂精美的国宝,哪怕一万年弄不清楚她的奥秘,也绝对不可以采用物理取样方式进行破解,唯一可行的研究方法就是肉眼观测,在时间、温度、湿度和光线相对固定的条件下,观测的效果自然要好很多。

不知内情的人,以为这就是这屋子叫“楚壁隋珍”的原因,却不知“楚壁隋珍”室的真正主人正是那封甲骨文书信的签名者郝嘉。

二十多年前,郝嘉在“楚壁隋珍”室可以望见东湖的窗口纵身一跃飞天而去。

曾本之有“楚壁隋珍”室的钥匙,而且总是随身放在裤袋里。

这一次,曾本之将手伸进裤袋里,取出来的只是一块白手绢。曾本之用白手绢在那门牌上细心地擦了好一阵。擦拭完毕,他后退一步,对着门牌再站一会,这才略有恍惚地回到“楚弓楚得”室。

（未完待续）



○ 陈彦

她突然把他朝开一掀,郑重地喊:“储县长,你干什么?”

他很是赖皮地一笑说:“你说干什么?”

“不跳不跳了。到客厅喝茶。”

“再跳一曲嘛!”

“不跳了,要么喝茶,要么……您就请回去休息吧!我爸妈他们……兴许一会儿就回来了。”

“他们不是走亲戚去了吗?”

“说不准,回来也就几十分钟的事。”

储有良还想推进,发现她推托的感情的确是真的。再加上也害怕她爸妈突然返回,他给发干的嘴里咕咚了几口冷茶,就撤退了。

他一走,她就突然想到了安北斗,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她甚至想到酒店去陪陪他。可到酒店一打听,说人已背着长枪短炮,上气象站山梁上去了,还拿了一床被子。气得她都想砸了他的门。这阵儿又有点后悔,不该让那么美妙的音乐舞步,终止在床前了。

安北斗今晚收获不小,竟然看到了五年前在黄道附近出现的那颗小行星。他当时就起名为安妮星。他甚至还把她们母女弄到山上守了半夜,想让孩子亲自看看这颗星星,并且说一旦证明是新发现,他就要上报小行星中心,予以编号命名。虽然杨艳梅觉得他有些“说鬼话”,但一家人还是很兴奋地把星空守了半夜。

他有好多次对小行星的特殊追踪,但都证明不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发现。在浩瀚星空,找到一颗属于自己发现的小行星,是许多天文爱好者的梦想,但真正的发现者却寥寥无几,说明了发现行星的难度以及需要运气。但这颗小行星让他有点大喜过望。他清清楚楚记得,那也正好是五年前端午节前后。那晚天空清纯得像擦拭一净的玻璃板下压了一块湖蓝色的透明纸。望远镜焦距刚调好,这颗不曾见过的小行星就进入了画面。以他十几年的天文知识积累,他十分敏锐地觉察到,这可能是一次新发现。他连滚带爬地扑到山下,把杨艳梅和女儿接上来,想共同见证这颗他十分肯定的发现。那时杨艳梅也觉得野外过夜挺浪漫,虽然她妈说他们是一对神经病。可当他把她们母女接上山后,那一块却起了阴云,小行星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几年间都再没见过。但那一块始终是他的关注点。凭记忆,他断定,兴许这就是五年前光顾过的那一颗。他多么想现在就飞到山下,把她们接上来,亲自见证这颗他已在心中命名为安妮的新星哪!可他知道,女儿不在县城。杨艳梅即使不值班,对这个也已兴趣全无了。她甚至已将她妈那句话挂在嘴边了:你有病吧,老白眼张天的!他就只好一人独自享受了。

端午节这天,杨艳梅没有见他,是提前说过的要值班。医院值班,一上手术有时十几个小时,他也理解。但她给他送来了粽子,还有一些吃喝,倒也让他感到温暖。晚上,他依然去看那颗小行星去了。那个吸引力比什么都大。他甚至还怕她突然下班后,说要来宾馆休息,他还舍不得丢掉这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呢。好在直到天亮,她都没跟他联系。直到中午,他正睡着,手机短信响了一下:

下午五点,我带女儿来宾馆,咱们一起吃饭。

五点她带着安妮准时来了。他兴奋得不停地给安妮讲着五年前那颗小行星可能回归了。为此他还给她讲了哈雷彗星的故事。他说天空的彗星和大海里的鱼一样多,光太阳系就在千颗往上。而这里面最数哈雷彗星出名。这是一个叫哈雷的英国天文学家,通过天体运行规律计算出来的彗星。据记载,这颗彗星七十六年出现一次,轨道如出一辙,哈雷便断定,是同一颗彗星的三次回归。并预言,七十六年后,它会再次回到太阳附近。可这时哈雷先生已经五十岁,觉得自己看不到它归来了。就在他去世后的一七五八年,彗星如期而至,因此这颗星星就被命名为哈雷彗星了。他对安妮说:“一九八六年,哈雷彗星又回来过一次,爸爸此生有幸,总算见过一面。二〇六二年,它将再次回归。而那时你都六十多岁了,爸爸也许不在人世了!爸爸今天要给你讲的是,五年前我在阳山冠上上看到的那颗小行星,也许又回归了,我会计算它的轨道。如果证实是同一颗,我就准备申请以你的名字命名!”他还让安妮今晚跟他一道上山去,说或许能亲自见证呢。

在一旁点菜的杨艳梅叨咕了一句:“又说鬼话!”

安妮倒是很有兴趣听天文故事,不过她也问了一句:“爸爸,昨天过端午节,我还给姥姥说,你发现过一颗天上的小星星,要以我的名字命名呢。姥姥说,你爸尽干些不打粮食的事,有能耐把那顆星星拉回来,拴到自家后院才算本事。”

杨艳梅瞪了安妮一眼。

（未完待续）



○ 徐则臣      （连载 7）

他可以在河北岸辟三五分田园,自食其力,不给政府和人民添麻烦。经讨论,宗教局批复:鉴于沙教士多年来靠医术造福中国人民(沙教士懂西医),以华夏为家,特许留住花街,政府施以少量月俸,慰其安度晚年。一个传教士最终靠医术在花街得以安身。

其人汉名沙约翰,四条街人只称他沙教士,本名叫什么忘了。解放后沙教士没活几天,1952年深秋去世,死在白天。那天花街暴雨,阴历十月大雨,这没什么,关键是大雨伴着惊雷和闪电,这有点怪。还有人看见一团蓝色的火球在教堂屋顶上乱飞。到晚上,雨停了,屠夫冯半夜经过斜教堂,看见门敞开,伸头往里看了两眼,发现沙教士倚着墙一动不动。叫他也不答应。冯半夜进门推了他一把,沙教士以盘坐的方式歪倒在地上。冯半夜吓得叫起来,声音都变了:“沙,沙教士,死,死啦!”他害怕不是因为没见过死人,而是没见过外国人死。

秦环念着沙教士的好,花街

人都知道的原因是,沙教士救过她的命。1949年夏天她患疟疾,照药店坐堂先生的方子吃,差点死掉。沙教士给了个新方子,把她从死人堆里拽了回来。你祖父初凡子理解她的感恩。

过去她只是进去坐坐,现在,她要信了。信沙教士一辈子都搭进去的洋宗教。你祖父不懂得怎么信,但秦环要信,只能由她信;在你祖父看来,这人完全有资格说一不二。问题是,她现在要请个木匠做十字架。你祖父迅速做出判断:只能答应,尽量减少麻烦。他想起了三十里外的上游的白塔镇,很多年前他在那里教过书,班上有个年龄最大的学生是小木匠,那时候做出来的木工活儿已经小有名气,全镇人都看好他,现在理所当然成了该镇最好的木匠。

“我试试。大年初六给你回话。”

照花街的风俗,大年初六可以出门了。他把姓曲的木匠学生从白塔镇带过来,交给秦环。木匠远在白塔镇,出了事也没人会去找他磕儿,最保险。曲木匠没见过耶稣,但他通过秦环的描述,靠出色的天赋和专业技能,迅速在头脑里画出了最接近耶稣本人的形象。他用秦环给自己准备的棺材木料,上好的槐木,在斜教堂里哼哧哼哧干了八天,元宵节晚上,秦环给他送来了元宵,曲木匠指着竖在墙边的十字架说:“就它了。”

秦环端着油灯走到十字架前,抽了一口冷气,曲木匠雕刻出的耶稣脸,比泥塑的耶稣逼真多了,和沙教士描述的耶稣一模一样:那从容、哀伤的神情,嘴角的血迹,头上的荆棘王冠,凌乱得暗含另一种章法的胡须。这的确就是耶稣本人的脸。再往下看耶稣光裸的胸膛、肌肉、肋骨的形状、伤痕、扭曲的姿势、腰布,直到两

条瘦腿,如果忽略掉木料的纹理,这绝对是活人之躯。但是再往下,秦环看见了一双解放鞋。她把油灯往前凑了凑,没错,在脚踝处的那颗钉子下面,耶稣穿着一双所有人都在穿的解放鞋。和曲木匠脚上的一样。

“他是光脚的呀!”秦环说。

“脚保暖很重要,”曲木匠一边吃着猪油红糖元宵一边说,“天太冷。他穿得已经够少的了。”

“那也不能让他穿解放鞋啊!”

“他可以脱掉,但我必须让他穿。”曲木匠说,“有了这双解放鞋,我就不是在帮外国人干活儿。谁敢帮洋鬼子干活儿啊?”

秦环想想也是,自己不怕批斗游街,早早准备了棺材板,人家木匠不能引火上身。得允许人家留一手。“也好,”她说,“在中国,穿解放鞋走起来更稳当。谢谢你曲木匠,多吃几个元宵啊。”

穿解放鞋的耶稣让塞缪尔教授目瞪口呆。“曲木匠太有想象力了,太有想象力了!”他惊喊道,“你们应该跟他说,耶稣本人也是个木匠,但很可能技术比不上他。”塞缪尔教授嘴里念叨着“解放鞋、解放鞋”,然后说:“对着一个穿着解放鞋的耶稣祈祷,会是什么感觉呢?”

你当然不知道,你从没在他面前祈祷过。你没有宗教信仰。但你相信,当秦奶奶的头低下来的时候,她是看不见解放鞋的,她的心里也不会有这双解放鞋,当她念诵《圣经》时,耶稣永远是光着脚的;因为她的声音和往常相同,不过是有时候分贝提高一些,吐字更清晰了。你终于听见她跪在十字架前,嘴里发出“耶路撒冷”的声音。

你们继续偷窥秦环在斜教堂里。在那个暑假,这种偷窥几乎是常态,隔三岔五你们就撅着屁股

（未完待续）